

這般一說，對於女兒的病，恍然大悟；可是這一恍然之下，把他上了年紀的人，氣得脖子翻白，只是呆呆地瞪着金醫生，半晌說不出话来。還是金醫生先打破這着悶沈沈的局面，歎了口氣道：「請你老休要愛我多嘴，也休要沈沈不樂。事已到此，愁惱愁惱，一概是沒有用的；還是好好的把根子查個明白，祕密地把根解決了。」方本德了，消氣一霎，老淚扑簌簌地往大襟上落，切齒道：「老弟，我萬萬想不到那個不肖的東西，鬧的是這樣的東西！萬萬料想不到要惹累三代財廳門楣，給這不肖的東西，竟叫他個精光！試問這姓金的，如果得了出去，給人豈在報上，試問我姓老的，豈不變成那裏去呢？」金醫生兩着像如

但老兄龍不能用些鑊，把「金鑊生搖播頭道：『一則千金的身，已有了石穀不到吧。二則令反，怕身子又担待不起，反「方本緊逼着筆頭，喘喘肚子裏已打定主見了！請她自去尋死，死了倒好！就撇清白！』說着，雲的站又檢出筆，要金鑊生立刻

(二十九回)

於人生問題的糾紛，絲沒有得到解決，終於又被書室擠出來。

「我去請問我的姊姊吧！她一定能夠指示我的。」

慕德想，他於是叩開了姊姊的房間。

「姊姊！為什麼我愛戴你人生根本無意思？」

「你失戀了嗎？」

「我根本沒有和女性戀愛過，我覺得除了你姊姊之外，世間上的女性都是垃圾！」

「你為什麼呢？」

慕德的姊姊搔着她的一雙秀麗的眼梢問。

「姊姊！我真不懂，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有什麼意思？」慕德這話竟了

一個優美的一個面，答他，光，有。

一天將方的嗎？貴我

「是啊，若果一個人爲了有一個寶貴青春，難道一定要葬在書本裏嗎？現在我覺得，我將去死。我怕我會永遠去了。」我不曉得我將用什麼來延遲了我青春的壽命。姊姊！我何呢？青春是我的一切，是我明要中的，是我所有的早晨；但是它聚去的，我是多麼不安呢！」她的姊妹馬上接開一條狂笑，她一個可愛的嬰孩向魯絲那裏着要妻子；她應當是德蘭的臉龐太想開了，但當她說着是德蘭一個的懷疑，就瘋狂地笑着吃得出精，幾次的回答，晚他豪邁吃得精，最後終於在笑聲的尾巴裏面出來了。

「真是笑話！你這阿爾也會怕它？」

「是啊，」
「但是，」
「對於此有什麼？」
「我們對於人生有何？」
「姊姊，你告訴，」
「人從生？」
「是偉大的？」
「還是小的？」
「你選好，那你？」
「真難呢？」所謂
「嚴肅的對白而？」
「的音子，」
「世界上而而？」
「官子或聲音？」
「也就是等時？」
「這就是我說給？」

我正奇怪世界上許許多多快樂地過着日子。他種水永遠不移的希望嗎？

「喂，我！」

統的脫衣箱出來，本來就好端端地在腰帶中消什麼一定要鬧騰索取一個八生，也就不過是個已，它是一個沒有眼睛是一個沒有耳朵的雙子。

這最惡毒的事情，莫如去向婦人的人；那你要問人生向何子雙子一樣。阿福

辣斐
亞當尼
單騎

虹口
寧波路
海枯

明珠
邵育貞
姊妹
黑白

浙江
開登並有
蕪斯杭

威利
粉麵
神聖

百老匯
小人

共和
非清

[illegible]